

鳴謝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文藝社主編
王亞平著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8 13
40011
867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兵的畫像

王亞平著

抗戰文藝叢書 中國兵的畫像

版權所有	主編者	中國文藝社	實價二角
	著者	王亞平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初版			

中國兵的畫像

序 奏

我噙住感動的淚水，
我忍住內心的哀痛，
唱一隻悽慄的歌曲，
贈給殉國的弟兄。

我望着祖國的河山，
我聽着槍砲的吼叫，
唱一隻激昂的歌曲，
贈給四萬萬同胞。

我痛恨敵人的殘暴，
我歌頌戰士的英勇，
唱一隻勝利的歌曲，
贈給殺敵的英雄。

(這些壯烈的故事，大半是任濤兄告訴我的，特此致謝！)

一九三八，二月於東戰場：

中國兵的畫像

目 次

序 奏	… … … … …	… 1
中國兵的畫像	… … … … …	… 1
他的鋼盔	… … … … …	… 3
出發之前	… … … … …	… 4
扯碎了鈔票	… … … … …	… 5
黑夜行軍	… … … … …	… 7
戰壕裏	… … … … …	… 8
他的墓碑	… … … … …	… 9
鮮 血	… … … … …	… 11
兩個壁壘	… … … … …	… 12
戰場的夜	… … … … …	… 13
傷口長住了	… … … … …	… 15
站起來難以活一個鐘頭	… … … … …	… 16
把鋼盔築成臨時的掩體	… … … … …	… 18
俘虜祭	… … … … …	… 19
再築工事的時候	… … … … …	… 21

火線上談天	… … … … … … … … … …	…22
火燒了背包	… … … … … … … … … …	…24
當他望見救護車的時候	… … … … … … … … … …	…25
他結束了弟弟的生命	… … … … … … … … … …	…27
受傷歸來	… … … … … … … … … …	…29
鋸掉了胳膊	… … … … … … … … … …	…31
當胳膊去	… … … … … … … … … …	…33
再上前線	… … … … … … … … … …	…35
一個殘廢的影子	… … … … … … … … … …	…37
中國人不是好惹的	… … … … … … … … … …	…40
在淪陷的國土上	… … … … … … … … … …	…43
失地上的故事	… … … … … … … … … …	…50

中國兵的畫像

他的身材不太高，
生一副黃種人的容貌，
他像廣東人的勇敢，
他有湖南人的精神，
他像燕人的英豪。
他隨了征戰的隊伍，
走遍中國的草原，

看過三大流域的狂潮。
他的眼睛愛望着前方，
從不願憶起兒時的故鄉，
大水沖走了家屋，
父母早在窮困裏死亡。
他有一個美麗的伴侶，
——那便是肩上的鋼槍；
他有一個渴求的等待，
——甚時才和鬼子們開仗？
他受過二十年內戰的洗禮，
槍在他手上生出了絕技，
三百米遠的距離，
十次有九次中擊。
整天吃江南的粗稻米，
捆一身襤褸的軍衣。
遮陽上塗一顆鮮明的標記，
那是大中華的國徽。

他的鋼盔

他的鋼盔

刻着中國的國徽。

那銅青的顏色，

啓示着民族解放的曙光，

閃耀出「中國兵」的剛毅。

太陽下，

風雪裏，

永遠不改變顏色。

鋼盔下

扣住個鐵打的身體。

苦痛的磨鍊，

艱險的洗禮，

到今天

一個堅結着一個，

一百萬，二百萬……，

鑄成了民族的堡壘，

等着——

無數的敵人的頭顱，
在這裏撞碎。
讓新生的自由中華，
從這堡壘裏欣欣地長大！

出發之前

他也拿了一束紙錢，
上面寫了自己的名字，
面對着畦田的黃稻米，
美麗的綠水，青山。
紙錢在十字路口燃起，
西風預祝他們的凱旋。
他們鐵樣的面孔，
望着幻化的紙烟，
（那是死後的金錢）
殺鬼子去了！
誰也不希望生還。

團長流着淚訓話，
老百姓都歡呼，讚嘆。
楊柳依依地揮手，
蟋蟀拉起惜別的琴絃。
去了，他們不再回頭望一望家鄉，
大道上滾起一道塵烟，
鋼鐵的行列，
冒着初昇的太陽向前，向前！

扯碎了鈔票

他們發下了餉銀，
那是出發的早晨，
八月的秋空
飛着漠漠的白雲。
沒顧得喝一杯水酒，
也沒能打點零用的物品，
兼程地趕上火線，
憤懣燃燒着胸心。

他舉起鈔票高呼，
「這東西已沒有用場！
我們要做殺敵的好漢，
扯掉它才有決心！！
「撕掉！不撕是亡國奴！」
「對！怕死不扯的不是人！」
大家望着細碎的紙屑，
飄落在黃土的道旁。
「爲什麼白白的糟場！」
趙誠輕搖着頸項。
「你這小子還想生還，
不扯的是王八旦！」
「亡國奴！不扯給你一槍！」
嘲笑和着狂喊，
熱情流通每個人的心間。
趙誠沉靜地望着弟兄，
熱淚噙住兩眼，
他擦燃一根火柴，

美麗的鈔票化做灰煙。
他們齊起步伐前進，
太陽行過八月的雲天。

黑 夜 行 軍

冷雨滴溼了軍衣，
黑夜沒有邊際，
他隨着大隊的步伐
馳向接防的陣地。
家家熄了燈火，
荒村在暗黑裏沈睡。
楊柳枝上的西風，
奏出送別的哀曲。
前面蜿蜒的長隄，
躲息着撐船的漁民。
岸邊破碎的房屋，
寫着敵機的成績。
大江山正興起狂濤，

船從濤聲裏划渡，
他們抖一下身上的雨水，
又排成長長的行列。
走喲！走喲！路是崎嶇，
他恨不能騎上健走的戰馬，
肩頭插生起雙翼，
一下子衝到敵人的障地。

戰 壕 裏

他望見九月的畦田，
稻穗在晚風裏紛翻，
十里內斷絕了人烟，
收稻人都離去家園。
蟋蟀兒不再振翅狂叫，
林梢不見烏鴉飛還。
晝夜地挨着飢渴，
戰壕裏不能升起炊烟。
怕給鬼子們瞧見，

漫天地投下炸彈。
他望見秀媚的河山，
雲在烟靄裏變幻，
粉紅色的波浪上，
看不到如林的白帆。
寂寞地摸一下槍托，
槍向他親切地微笑，
「不是死！就是凱旋！」
訴出他堅強的信念。

他的墓碑

他找到一塊青石，
把表面磨成平滑，
小心地使用刺刀，
鑄成新的標記。——
「中國決死隊員
劉德成之墓。」
他細細地把它玩賞，

青石上射出光亮，
變成了一具明鏡，
照出他英勇的姿容：
一雙臥蠶樣的眉毛，
扣下個沈毅的眼睛，
鼻重，口闊，有一種
江北人的風情。

他把字讀了又讀，
像小學生讀有趣的書，
聲音是那麼清朗，
像爲自己鑄起銅像。

他瞅着青石微笑，
西風送來了頌歌，
他興奮而快活，
把青石半埋河隄上，
白楊樹做了天頂，
細草做了軟床，
幾枝搖曳的野花，

正對着青石綻放，
當風神捲動江水，
還奏出壯烈的歌唱。
這墓地多麼美好，
何求葬於故鄉！
假如叫敵人看到，
也得向老子景仰。
他越想越加快活，
像飛昇到自由的天堂。

鮮 血

他舉起一柄大刀，
穿過暗黑的夜色，
又從暗黑處歸來。
手上是鮮血，
身上是鮮血，
刀上是鮮血，
他怒眉張口大叫——

「一連斬了九個鬼子，刀鈍了！」
排長要他休息，
他呆立着不語，
靜靜地垂下睫毛，
玩味着殺敵的快趣。
隄前爆起一陣狂殺，
他變成一匹瘋狂的戰馬，
揮了揮手中的大刀，
影子消沒在暗黑的長隄。

兩個壁壘

雖說是一個天地，
去築起兩個壁壘。
一邊是慘酷的侵攻，
一邊是血肉的反抗。
百年的民族大仇，
都要在今天清算。
刺刀對着刺刀，

砲口對着砲口，
仇恨的狂濤，
血火的迸流，
在兩個壁壘的中間，
畫就了死亡的國土。
海濤和着嘶殺，
風聲響來腥臭，
拖不去的屍體，
都餵了沒家的鷹狗。
還有重傷者的呻吟，
直等死神來扼住咽喉。
他對這悽慘的戰場，
又興起堅定的想望——
我們要把敵人趕走，
建造起自由的中華！

戰 場 的 夜

黑雲遮住星斗，

十月的風
吹過吳淞的長隄。
他守候在戰壕裏，
泥水凍僵了手足。
兩三天沒吃水飯，
也沒有很好的睡眠；
但他是多麼愉快喲！
望見敵人的照明彈，
在頭上打起燈籠，
像流星滑下銀河，
照亮了地上的草木。
高射砲，機關槍，
空中的交響樂。
海潮的怒吼，
蘆葦的風號，
田野在恐怖裏躍跳。
三個月了——
聽不到乖覺的狗吠，

曉鷄的長啼，
那眼前的景色真新奇：
靜夜的槍聲，
空戰的美麗，
更興奮壯快的，
是槍口時時地挺向前方，
準備着衝鋒殺敵！

傷口長住了

吱！一顆子彈
從左臂上穿過。
鮮血染紅了征衣，
滴紅了槍托。
慰勞袋早丟失了，
傷口沒顧得包裹。
他衝鋒又衝鋒，
偷襲，側擊，肉搏，
眼前是陣地的爭守，

誰管個人的死活。
瞄準！放！——
槍的吶喊！
血的紅笑！
殺啊！衝啊！
一隻壯快的歌。
七個晝夜的惡戰，
傷口長好啦！
他高興地舉起左臂，
禁不住自己的豪笑。
看住那軍衣的圓洞，
肉皮上紫色的傷疤，
「槍是最好的麻醉劑，
殺敵比醫藥更好！」

站起來難以活一個鐘頭

「站起來難以活一個鐘頭！」
這是火綫上的寫照。

歐戰的東戰場上，
也不曾有這樣的殘暴。
劊子手式的敵人，
對真理執起倒戈，
向人類舞動刀槍，
追懷着夢裏的陰謀，
進攻東亞和平的城堡。
二十萬，三十萬的大軍……
駛出黑色的東京灣頭，
太平洋的波浪上，
捲動瘋狂的咆哮。
中國兵是反帝的前衛，
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前哨，
他們爭取一個真理，
賭出生命去抵抗侵略。
頭上列隊的飛機，
一小時幾千發的砲火，
他們安然守在戰壕裏，

生命像一撮泥沙。

有時倚着壕牆入睡，

骨肉在夢裏化做飛灰。

生命是微小的嗎？

舊的消失了，新的接上去！

血肉是好的營養，

砲灰膠和了土泥，

讓自由的鮮花，

從中華的大地上長起！

把鋼盔築成臨時的掩體

健壯可愛的伙伴啊，

十年生死患難的弟兄，

此時你們都戰死疆場。

他望着那倒臥的屍體，

那鮮血染紅了黃土泥，

那鋼盔滾落在地上。

前面的殺聲正高，

彈丸吱吱地怪響，
不許悲悼，流淚，哀傷。
把鋼盔築成臨時的掩體，
窺伺着敵人，還擊，
機警告訴他新的主張。
一顆子彈飛來，
鋼盔滾翻在一旁，
他再把鋼盔排上。
有時用屍體掩護了自己，
那死者的靈魂喲！
增壯了自己的力量。
任敵人的千軍萬馬，
子彈冰雹樣的狂妄，
他鎮定地搖着機關槍。

俘 虜 祭

萋萋的秋草叢中，
倒下了俘虜的屍體，

鋼盔上的紅太陽徽，
也賤染了污泥。
可憐那八卦符，
還緊護着胸心，
（念佛爺的天靈慈悲，
送你向九泉下歸去。）
千人針縫的多麼精巧，
那上面有女人的喘息，
有年青妻女的血淚。
恨無窮，空做了護衛，
難免做異域的苦鬼。
他那赭色的日記冊上，
細寫着出發的情況，
他是年青的小學教員，
這小照該當是他的愛妻？
那盈盈如秋水的眼睛，
是摯望他凱旋早早歸去！
那豔豔的小嘴唇上，

從此再無人給他以安慰。

——東洋的小寡婦啣！

眞眞對你不起，

你年青丈夫的生命，

做了我抗戰的祭禮。

再築工事的時候

堅固的石甕啣，菜缸，

美麗的桌椅啣，籐床，

油漆的木門，小船，

倒塌後的石柱，棟樑……

從十室九空的民家

一齊搬上了戰場。

「與其做敵人的砲火，

不若做敵人的壘牆！」

他們計劃着工事，

快活地談笑，歌唱。

冷不防掘出弟兄的屍體，

他們把歡悅墮入悲傷，
望着模糊的骨肉，
興起憤怒的想望：
「我們要爲死者復仇，
把鬼子趕出邊疆！」
西天散開一片紅霞，
夜幕漸漸地移下山岡。

火線上談天

「我們的飛機呢？」
「我們的飛機祇在夜裏出擊！」
「假如老子們有飛機！
早把鬼子趕進黃浦江！」
「勝利在後頭哩，別忙！」
「你聽，敵人又奏起琴音，
那聲音真他媽的氣人！」
「等咱們趕走鬼子，
再同你到上海痛飲！」

「敵人又升起炊煙，
他們自由地煮食茶飯。」
「老子們有鋼鐵的骨頭，
忍着飢寒作戰！」
「你瞧！敵人又晒起衣裳，
老子們却時時留心偽裝！」
「等則們衝過去的時候，
管叫鬼子哭親娘！」
「衝鋒，真叫人笑得牙痛，
前天，那傢伙跪着求饒，
我一刀扎進他的前胸。」
「那次五個敵人落到後方，
被伙夫解除了武裝，
他們從民家找到一具斧頭，
硬硬地砸出了鬼子的腦漿。」
他們正高興地談天，
南面又轟地一聲巨響，
他們躲進壕溝裏，

憤怒堵塞住胸膛。

火燒了背包

奉了緊急命令，
移向新的陣地。
壕溝旁遺落許多背包，
那裏面有死者的慘痛。
檢查傷亡的弟兄，
一排祇剩了五個。
這些弟兄的遺物，
怎肯淪留給敵人！
他收拾起再疊成一堆，
想燃一把火化焚。
砲火聲聲地逼近，
四圍的喊殺震耳驚心。
三個弟兄支持着據點，
留兩個燒焚了背包。
黑煙裏冒出了火光，

死神正佔領着黑夜。
多疑胆小的敵人，
望着升起的煙火不敢衝進。
他們從容地移回防線，
完成了攻守的使命。

當他望見救護車的時候

偉大的救護車喲！
勇敢地朝火線上駛來。
車前招展着的
潔白旗上的雙十字，
是博愛同情的標幟，
是人類憧憬的真理。
更可愛那童軍的卡車，
樹枝打成了偽裝，
滾過恐怖的晝夜，
送豐美的物品，
救護，担架，視死如歸。

手臂濺染了鮮血，
衣襟沾滿了灰泥，
美麗的瞳孔裏，
閃耀剛強的光輝。
冒着砲火爬路，
涉水，渡冰冷的河流，
汗從風寒裏淌下，
歸去，摸索着長途，
夜露打溼了軍衣。
有時躲進草房，樹下，
預防敵機的侵襲，
縱然炸傷了伙伴，
却炸不掉他們的精神，
拚着性命救護，
像服侍自己的親人。
當他聽到輪聲滾來，
鼓舞起殺敵的熱忱；
看見活潑的小戰士，

就似開到接防的援軍，

「全民動員爭取抗戰的勝利！」

在彼此心靈裏，

扎下了深刻的印記。

他結束了弟弟的生命

槍聲緊，

彈正飛，

殺聲震顫了大地。

他們心裏

燃燒壯烈的快慰，

跳出壕壘的防衛，

仆伏着身軀前進。

風從大野裏吼，

敵機在頭頂上叫，

血的飛舞，

死的哀號，

槍聲翻動了煙塵，

砲彈炸碎了黃草。
幾隻不懂事的小鳥，
驕傲地在天空飛繞。
前面的弟兄倒下了，
後面的衝過去，
試向死亡的路
爭奪自由的國土。
一個衝鋒下來，
屍體堆裏發現了弟弟，
眼皮微微地閉起，
鮮血湧出了頸項，
他拾起弟弟的槍枝，
想拖走到後方。
背後一陣煎迫的槍聲，
命令要再衝向敵人。
救弟弟？衝鋒？
兩個矛盾的情緒
攪亂了他的心。

他抱住弟弟痛哭，
用手巾包紮傷口。
「你哭！哭有什麼用！」
弟弟微睜起雙眸。
他握一下弟弟的手，
沉默地站起身來，走。
「哥哥！你 你回來！」
他伏在弟弟的胸前，
苦痛奪去了他的話語，
「哥哥！你再打我一槍！
免得我……你去衝鋒！」
他聽了弟弟最後的慘呼，
默默地咬住牙根，
「砰」！結束了弟弟的生命，
又舉起槍來躍草坪。

受 傷 歸 來

他負着創傷離開了火線，

田野吹過北風的清寒。

幾隻倦飛的烏鴉，

依着林梢長啼，

那啼聲驚覺了戰士，

苦鬥三個月了，

今天，他才感到穿着單衣。

走過幾十里路程，

望不到一點人烟，

只有流水舐着隄壩，

晚霞吻住青山。

整齊的城垣上，

留着炸彈的傷洞，

暮色漫過了城樓，

野狗無力地倒在門前。

機關的老爺早逃空了，

家家都上了門板。

冷寂的市街喲！

死亡的河山！

敲開了幾家民房，
也找不到一口茶飯。
蜘蛛反來得殷勤，
把網絲在牆角裏結牽。
「狗東西都逃到那里去了！
把國家丟掉不管！」
他們對了空城怒喊。
傷口沒有消毒，
潰爛的血肉生了霉菌，
肚子餓，衣單，
怎抵得十月的夜寒？

鋸掉了胳膊

衝啊！衝過去啊！
他瘋狂迷亂地
喊破了苦悶的病室，
手指顫抖地抓在一起，
臉是一張陳舊的白紙。

受傷的伙伴驚醒了，
女看護沈下雙眉，
醫官又打下一針，
他才安靜地睡息。
開刀——骨肉裏發了霉，
迅速地鋸下他的右臂，
伙伴們背過眼去，
助手也暗暗流淚，
鮮血滴滴地淌下，
新肉在藥水裏浸洗，
綑帶紮成了花結，
從此，終身的殘廢。
他恢復了神志又叫：
「衝啊！殺鬼子去！」
看護理好了床枕，
醫官緘默地拿起斷臂，
「勇士阿！靜靜地安息吧！
這是你殺敵的紀念碑。」

當 路 臂 去

窗外，細雨滴滴地不住，
蕙草的葉兒低垂，
他揭開身上的棉被，
「我的路臂呢？」怒叫着，
苦痛地掙扎起身體。
女看護唱「安息歌」，
還給他講「白衣仙女」的故事
他哀哀的目光，
噙住憤恨的淚水，
左臂擊着竹床，
叮叮地發出聲響。
看護捧來斷臂，
斷臂浸着藥漿。
他提起它的咯咯地狂笑，
「寶貝啊！你殺了多少鬼子，
今天要把你當掉！」

他瘋癲地推倒看護，

躍過醫院花牆，

像一個越獄的囚犯，

直衝進當店的門房。

「當這隻胳膊！五隻洋！」

咚！摔到櫃台上。

店員咋舌驚走，

藥水濺溼了紙窗。

「小店只准贖，不收當！」

老板慌張地致詞。

「渾蛋！這胳膊比什都貴重！」

它抵住千塊金條，

萬件衣裳！

你這不識相的奴才，

老子已三個月沒有領餉，

你們却羊羔美酒，

不管這國家興亡！」

老板點一枝香烟，

臉上堆着苦笑。
他氣憤地拿起胳膊，
衝到熱鬧的街心，
一陣瘋狂的大笑，
把斷臂投向行人。
細雨滴自天空，
天空是那磨地陰沉。

再 上 前 綫

小姐們吐出一串歌聲，
那歌聲多麼激昂，雄壯，
像一陣衝鋒的號音，
響震在肉搏的戰場。
芭蕉葉歡躍地搖曳，
綠竹在夕照裏輕颺。
「你們受了名譽的傷，
躺在這病院的床上。」
一個個熱情的面孔，

隨了歌聲緊張，
幾百顆苦悶的心旌，
在跳動的音波裏高揚。
「拚着最後的一滴血，
守住我們的家鄉！」
大家高呼這句歌詞，
舉起如林的胳膊，
劉德成淌着憤激的淚水：
「假如我有右手，
還可到前線殺敵！」
小姐們停止了歌聲，
演出一個短劇，
劇中活動的人物，
掀動他們的想望。
都感到失鄉的哀痛，
更憤恨敵人的狂妄，
一股熱烈的火流，
燃燒起每個心窩。

「再上前線！再上前線！」

揚子江的奔流嘯！

太平洋的狂濤嘯！

中華戰士的吼聲，

沖潰了醫院的圍牆。

一個殘廢的影子

一個鋸下右臂的

殘廢了的背影，

襖袖軟垂在一旁，

到處引得人們驚訝。

他從醫院走到街上，

從街上走到田野，

再從田野裏走回城市，

他無言地忍着苦恨。

劉德成 抗戰史上

有他光榮的名分，

灰棉軍衣上的紅十字，

象徵他偉大的精神。
他昂起頭顱向前走，
笑了！憶起那血火的鬥爭。
是的，三個月的出生入死，
四肢雖然落了個殘廢，
可還保留了這健壯的生命。
他臉上常漲起幾道青筋，
憤怒鎖住眉心
癡望錢塘江的奔流，
正在血浪裏翻滾，
兩岸豐美的田園，
忍受着鐵蹄的蹂躪。
紅霞擁着夕陽，
漸漸地消隱到青山的背後，
他苦恨——幾時才有勝利的福音？
夜風吹襲他的傷口，
一陣痛楚，一個寒噤，
空虛像利箭刺上胸心。

不！國破了，家何在？

聽！遠處的砲火響的正緊。

夢裏，聲聲殺……

刺刀戳向矮小的敵人。

醒來，斜月的寒光

偎吻着單薄的衾枕。

「爲什麼不叫老子死在前綫！」

他常怒恨的呼喊，

左右重傷的伙伴

雜聲低哀的呻吟。

晨風吹來了明朝，

槍，砲在大地上咆哮，

我們鋼鐵的隊伍，

朝向神聖的抗爭。

從最高領袖到小店員，

結一條鐵的長城，

從長白山到珠江口，

抗戰——一個偉大的血潮。

四萬萬五千萬新的兒女，
從血潮裏掙扎，怒吼了，
大中華新的史冊，
要用血的圖畫翻造。
斷臂的，缺腿的，
無數殘廢的影子，
都是畫圖裏的人豪。
今天前方又退下一夥，
明天也許退來的更多。
在我們廣大的國土上，
有萬千殘廢的影子在走動，
他們在民族鬥爭的血火裏
撒一把壯烈的犧牲，
去換取自由解放的黎明。

中國人不是好惹的

被蹂躪了的田野
抱住沈鬱的上泗鄉；

罪惡的火苗

在春之夜裏生長，

兩個東洋兵

闖進住家的板門，

油燈下的牆角落裏

拖出年青的母親和姑娘。

手槍的威嚇

逼她們脫光了衣裳。

非人的獸行，

慘痛的侮辱，

瘋狂的，像利刃

刺在她的身上。

她的心在顫抖，

血在憤怒裏流，

昏迷地倒在床上，

身邊，哀號着她的姑娘，

東洋兵燃起一枝香煙，

甜笑，抱住那不滿十四歲的姑娘。

腥臭的嘴唇

狂吻她的臉，手和眼睛；

罪惡的手

撫抹她的肚皮，大腿和臂膀。

她戰慄，

哀呼，

掙扎，

求救，

恐怖與羞辱

揉碎她幼小的心房。

她的淚，——含血的淚啊！

滴上禽獸們的軍裝！

他們嬉笑，囉囉地——

手槍對住她的心口

拍！結束她年少的生命。

這槍聲驚呆了走回家來的阿青，

他急急走近窗台，

瞥見昏倒的妻，血泊裏的姑娘。

憤怒了！瘋狂了！
從廊下抓起一柄鐵錘，
擲向剛出門的禽獸，
腦漿潰流了，倒下，
第二個還沒得還手，
腦後又中了鐵錘。
他狠狠地砸着屍體，
咬緊牙怒罵——
「禽獸！禽獸！
中國人不是好惹的！」
夜風咆哮着，
鄰人爭來看死鬼，
沈鬱的上泗鄉
捲起反抗的鐵流！

在淪陷的國土上

先生！誰能想得到
在淪陷國的土上，

同胞們怎樣地受着污辱？

鐵的蹄下，

一根草，一棵樹，

也沒有了自由！

東洋兵還不如一隻野獸，

把我們當做不值錢的馬牛。

當他們才進城來的時候，

槍聲，火光，

造成死亡的恐怖。

逃出門的都做了死鬼

挨家挨戶的強搜，

劫去了僅有的財物，

少女，少婦一齊姦污。

呃咳！他們還有人性嗎？

那個十六歲的姑娘

竟一連輪奸了十三次，

過後她死在難民所裏，

她母親爲了搶救女兒，

當場就遭了毒手。
還有，東洋兵闖進張大嫂家，
逼她脫光了衣服，
和她姪子……
那野獸拍手大笑，
說中國人不知羞恥。
我們真在願活着，
死了的比活着自由！
在街上，搗毀店門，
貨物，沒用的火燒，
有用的搶走。
槍口堵住我們的胸口，
誰都要掛上布條——亡國奴
一元錢一條，
違抗的立刻殺戮。
要行人都舉起雙手，
列隊在街心裏游走，
東洋兵機關槍的掃射，

倒下掙扎的是可敬的奴才，
死傷不動的再來一槍。
鄰人張四叔倒下裝死，
被鬼子割開了胸口，
鮮血濺在當道，
他的心肝饜了野狗、
死了的有什麼罪？
額前還蓋上亡國奴。
他們搶船，抓車，拉夫，
白米都給他們運走，
糙米拿去築堡壘，
雞，羊，豬，牛，殺個不留。
舉着肥美的大腿，
在樓頭狂呼，吃酒，
年青姊妹們陪在兩旁，
老幼在家裏餓得哀哭。
似這等瘋狂的野獸，
不死還有什麼天理！

可恨我大好的河山，
蒙了萬年的恥辱，
那天捉去了我底兒子，
七個壯漢做鬼子的挑夫，
他們不願運子彈殺自己的弟兄，
一個個都緊縛起來，
活活地投進了洪流。
我底兒被一個漁夫打殺，
回來，痛哭了一個整夜，
早晨收拾一點行李，
他說：「誓爲國家報仇！」
還把我送上難民的船渡。
與其等着叫鬼子殘殺，
不如拚了自由。
先生！你知道在鬼子的鐵蹄下，
有多少同胞怒火交流！
有多少姊妹恨敵入骨！
「幹吧！拚吧！一個抵一個！」

「我們有槍！有刀！有鋤頭！」

「怕死的一定死，
只有從死裏找生路！」

這不能遏抑的憤怒，
這誓雪恥辱的狂呼，
震動了江南的山隈，
應和着錢塘江的狂流。

大年除夕的良夜，
兩個鬼子下鄉尋覓少婦，
敲東鄰，動兩舍，
違抗的刺刀剖腹，
有血性的誰能忍受！

年青人把鬼子活活地打死，
割掉了兩耳和舌頭。

第二天被鬼子火燒全村，
村民和敵人一場血鬥，
最後退集到南山裏，
四鄉的同胞紛紛慰問，

挑担着飯食，湯菜，被褥，
敵人的運輸車正從山下經過，
他們衝上前去，震天的怒吼，
汽車搗毀了，鬼子的打成爛泥，
他們得到一些槍械，
歡呼，氣燄沖過了斗牛。
他們當場宣誓，推出頭目，
誓死不離開家鄉，
聯合了反攻的國軍，
襲擊敵人的左右前後。
老弱都先送來後方，
年青的女人也願跟着拚死。
先生！這便是失地上的情況，
那裏正燃燒着一切的罪惡，
也燃燒着反抗的狂潮。
呻吟要變成狂呼！
哭聲要變成怒吼！
逃亡要變成鬥爭！

鐵蹄下的奴隸終能翻身！

鐵蹄下的奴隸終能自由！

失地上的故事

「先生！你不要走進二號房間，

那兒是新來的婦女，姑娘，

他們有難說的病苦，

不願叫人看望。」

老人用襖袖揩着淚水，

聲音低沈又悽涼。

「東洋兵打進村莊，

大火燒了房屋，

年青些的女人

成車的載到後方。

把她們關在一起，

剝掉了鞋襪衣裳，

迫他們洗淨身手，

赤裸的睡在床上，

東洋兵輪流強姦，
不聽從就要槍殺。
春夜裏
東洋兵吃酒行樂，
爐火熱烘烘，
燈光亮又亮，
叫她們跳舞，
唱歌，陪伴到天亮，
張二嫂的小女，
生得漂亮，伶俐，
整夜地被他們糟蹋，
哀號，像一個受難的小羊，
年老的代她求求饒，
就被刺刀扎傷。
似這等地獄生活，
苦痛的過了十天，
她們遍身的傷痕。
臉像菜葉子一樣。

有幾個被拉去活埋，
罵她們不識好相。
當晨風趕走了寒夜，
太陽爬上窗台，
失了自由的她們
誰不想念着丈夫，爹娘？
可是，睡在她們身邊的，
是喪盡天理的虎狼，
崗兵還站在門外，
手裏拿着快槍，
她們打算逃走，
恨不能插生起翅膀！
那天崗兵趕一頭豬獾，
也沒人替他換崗，
天啊！給了一個空兒，
使他們壯了胆量。
誰管什麼羞恥？
誰管什麼風霜？

跑啊！跑啊！

沒有鞋，也沒有衣裳。

穿過山坡和竹林，

才跑進我軍的防地，

官兵送給她們衣服，

還安全地送來後方，

今早才來到這裏，

她們已不像人的模樣。……

先生，這便是失地上的故事，

每天要發生幾樁，

你能不能打個電報

報告給領兵的官長，

多多的徵調大兵，

把強盜趕出我們底家鄉！」